



盲区

□ 江砚

每个人,都有知识盲区。比如我,就不知道翟天临是谁;比如翟天临,就不知道知网是什么。

做新闻工作的,其实很吃力,即使是动物,当它成了新闻主角,也要去了解,比如当年的“猪坚强”,更何况是人,这两天,我就在补课,了解关于翟天临的各种。做演员的,也不容易,要常常应对大众的各种提问。比如翟天临,就要回答关于知网的问题。演员比我们更不容易的是,我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我不知道翟天临,而翟天临呢,却要否认他的无知,转口说自己是开玩笑的,进而调侃说:“我说我不知道 1+1=2 也有人信吧。”

一个人,有幽默感,是好事,我就喜欢有幽默感的人。但事情发酵开来,大家发现翟天临没那么幽默。他的工作室看着苗头不对,就发布“严正声明”,口气严厉,说什么“恶意揣测伤害的不仅是翟天临先生个人的声誉,也是整个学术圈纯粹的向学之心”,还要求部分网友及自媒体作者“尽快删除并停止传播不实消息,消除不良影响”,威胁说“否则,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侵权方的法律责任”。

一家公司,有法律意识,是好事,我就赞赏有法律意识的公司。但事情发酵开来,成了一时的热点,这下恐怕真的要依法行事了,再不能靠小聪明、靠关系蒙混过关了。这不,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大学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好吧,还是先来说一个演员为什么必须知道知网。因为翟天临的人设,是个学霸演员,他在北电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春节前,他又晒出北大光华学院的博士后录取通知书。这样一来,翟天临显然是娱乐圈的最高学历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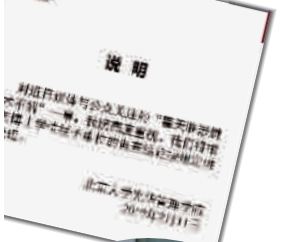
一个演员,需要这么高的学历吗?这个问题,对我这个新闻工作者来说,也很熟悉。30多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高学历还很稀有,新闻单位里的老前辈常说,当记者,不用学历太高,本科最多了,再读多,是浪费。现在回过头来看,博士记者没啥稀奇了,学历高的同行,如能发挥其专业所长,成专家型记者,是大好事呢。回过头来看演艺圈,当年,读过燕京大学哲学系的孙道临,就是有独特的儒雅气质;如今,博士演员虽然罕见,但硕士演员,数数一大把了。我不懂表演,但我想,书读得多,学位拿得高,总归是好事。但问题是,这学位是怎么来的?里面有没有学位腐败?

说到学位腐败,我们也不陌生。曾几何时,在官场上,学位腐败也曾是一个重灾区。武长顺、季建业等贪官的博士学位,都大有水分。在中央的一再明令禁止之下,这一现象已经得到有效遏制。

跟“当官哪有时间读博士?”一样,“演戏哪有时间读博士”的质问,同样具有合理性。有网友统计,翟天临在读博期间,“至少主演了11部戏、参演了7部戏,做了24个代言、录了17个综艺”,忙成这样,还能读博士,翟天临本事不小。

即使如此,在权威部门的结论出来之前,我们有权利合理质疑,而不能轻率下结论。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一个人,可以有知识盲区,但是,一所高校,对于学位腐败,不能失察,不能有盲区。切切。

文体社会



翟天临微博晒出的毕业照

昨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就“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一事给予回应称:“高度重视,将根据其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调查结论按规定做出处理”。稍早时候,北京电影学院也对此事回应,称学校对此事件高度重视,已经成立调查组并按照相关程序启动调查程序。学校表示高度重视学术道德建设,对学术不端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可以说,曾经被誉为“年轻演员里学历最高,念书的人里演技最好”的翟天临辛苦建立起的“学霸”人设已经崩塌,溃败,废墟一地。

准博士后,竟不知“知网”

2019年1月31日,翟天临在微博高调晒出自己的博士后录取通知书,并配文“新的旅程,小翟要加油!”这则“炫耀帖”迄今获得超过了4.9万次转发,6.7万个评论,以及76万个赞。但这却几乎是翟天临“灾难”的开始,对翟天临的质疑,始于微博“PITD亚洲虐待博士组织”,该账号转发了一个来自2018年6月的知乎问答。提问者说:因看到翟天临拿到博士学位的新闻,于是去查论文,但是没找到(背景补充:2018年6月30日,翟天临拿到博士学位)。令人意外的是,翟天临被挖出曾经在

一则直播“引火烧身”“学霸”人设瞬间崩塌

翟天临博士学位涉嫌注水



图 VCG

一周前,在央视春晚舞台上,青年演员翟天临身穿警服,在小品《“儿子”来了》中扮演了一个专门负责打假的警察(见上图),最后铐走了骗老人钱的葛优。一周来,翟天临的学历和论文,因为一则意外的直播,逐渐成为全国观众“打假”的目标所在,在轮番的地毯式搜索中漏洞百出。

直播互动中念出过网友的质疑,当时他明显在“知”和“网”两个字间有一个停顿和卡顿,并说出“知网是什么东西”后跳过了提问。2月7日晚间,微博“博士圈”转发了这条直播视频,并提出了学术圈内外共同的疑问:作为博士且已录取为博士后,不知道“知网”的可能性有多大?经此,事态向着不可控的方向一路狂奔,粉丝发帖为偶像辩解,说他是装傻卖萌,翟天临则评论回应说:“我说我不知道 1+1=2 也有人信吧?”

核心期刊论文,遍寻不见

当翟天临试图把无知掩饰成一个玩笑,但仍然绕不过去那个初始问题,翟天临博士的论文到底在哪里呢?2月8日,翟天临工作室终于发声,言之凿凿,论文写了,还没公开,将会由校方统一安排上传到知网。但“PITD亚洲虐待博士组织”马上反驳称:对2018届博士毕业要求是:不接受“用稿通知”。

也就是说,一般发论文需要写好了投递给学术期刊,期刊编辑审核后反馈是否录用或者进一步修改,层层审核通过决定录用了会给一个用稿通知,通常会有这个文章在什么时候哪一期发表见刊。因为

录用通知给出后还有一段时间才会见刊,要求严格的学校规定必须见刊发表出来才行。换句话说,在2018年拿到的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的翟天临,必须要有见刊的学术论文。尤其,根据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有关“博士学位申请条件”的文件,其中第十九条明确表示,“凡我校录取的博士生,在校期间个人独立或与指导教师联合(本人担任第一或第二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公开发表与本学科相关的至少2篇学术论文,其中应至少有1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那么翟天临的见刊论文在哪里?

经此,全国网友已经被发动起来,全力搜找翟天临的学术论文。辛苦检索发现,翟天临发表过的文章有两篇,分别是《谈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如何用“下意识”让表演更生动鲜活》,这两篇“小”文章分别发表于《广电时评》《综艺报》,显然并非核心期刊。

小小文章,涉嫌抄袭

哪怕只是这两篇小小的“论文”,其中一篇又涉嫌抄袭。这篇《谈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的论文,载于《广电时评》,全文只有2800余字。但网友通过知网检测发现,有1646字的内容与黄立华教授于2006年刊登在《黄山学院学报》的《一个有灵魂深度的人物——〈白鹿原〉之白孝文论》一样,文字综合复制比达到了39.4%,大大超出了一般10%到20%的规范线。事情曝光后,黄立华教授在朋友圈发声:“我十几年前(发表的论文),被其整段整段抄袭,事实胜于雄辩”,他随后在朋友圈中继续表态:“这个表演打假警察的人是要我起来打假吗?”

2月9日,“PITD亚洲虐待博士组织”又整理全国网友的投稿,称翟天临同一届的博士答辩名单,除了他之外的19人都能在知网搜到论文。没有论文的翟天临却被整理出,在读博四年期间,至少主演了11部戏、参演了7部戏,做了24个代言、录了17个综艺。对此,翟天临工作室试图澄清,在声明中表示,“翟天临在从事荧幕前的创作之余,大量时间用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理论研究工作,剧组拍摄之余,导师亦通过函授、进组指导等方式,与翟天临进行研究探讨”。然而,此份声明也遭到质疑,文中“函授、进组指导”等用词被网友认为“不符合全日制高校读博常识,不符合实际情况”。

昨晚,随着两所大学的正式表态,关于翟天临论文的搜索和学位的质疑,暂时告一段落。但关于这件事的调查结果却更叫人“期待”。期待的不仅仅是翟天临本人再次发声时是否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和公众,而是作为涉事高校如何回应,这样一个论文涉嫌造假、至今未见公开发表论文的学生,到底是如何拿到博士学位的?相较于演员个体的学术不端和形象崩塌,作为机构的学校,在对待学术诚信上的态度显然更为关键。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新春佳节里,上海博物馆首次展出的商代晚期青铜猪首,凭借圆滚滚的造型、复杂精美的青铜纹饰,成为今年上博的“新晋网红”。开年之后,上博将在2019年陆续推出7大展览,其中的重点展览有明十五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大展(暂定名)、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艺术精品展(暂定名)、唐招提寺鉴真御影堂文物与艺术展(暂定名)等。

上海博物馆首次举办的新年展览,在大堂展出馆藏文物青铜猪首。这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器,虽然体积小,但精美异常。它的经历也颇

上海博物馆新年开展不同凡响

为传奇:上世纪60年代上博专家从金属冶炼厂征集到一件残缺的猪形首,经过数十年的精心修复,结合传统修复技术和3D打印科技,终于使之成为一件完整的青铜器。

据介绍,在今年上博的展览计划中,最为重头的展览是初定于5月底举办的“明十五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大展(暂定名)”。从学术性上讲,该展可以跟上海博物馆正在举

办的董其昌大展相提并论。十五世纪中期即明代的正统、景泰、天顺时期,帝位更迭频繁,政治混乱动荡。而此时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也因为缺乏有明确纪年的器物,史料记载又语焉不详,因此其面貌一直模糊不清,被称为中国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或“黑暗期”。北京香港举办过“空白期”瓷器的展览。上博此次也是在前次展览的基础上,展出200

余件瓷器,规模超过此前所有。另外一个重点展览是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艺术精品展(暂定名),属于上博历史首次举办,展览将勾勒出17-19世纪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艺术史。安格尔巨作《罗慕路斯,阿克隆的征服者》将会在此次展览上露面。出乎意料的是,上博馆藏的一件精美的安格尔夫素描,尺幅不大,但是简洁而有力

量,该件真迹经过徐悲鸿和邵洵美的鉴藏,最终入藏上海博物馆。

此外,“白银之路:中国货币史中的白银(暂定名)”与“金石笈筌:金西陲竹刻艺术特展”属于两个规模小而美的展览。比如“白银之路”,是回顾中国历代白银的货币;“金西陲竹刻”,则庆祝他130周年诞辰。这两个展览都是立足于上博馆藏基础上策划的展览。上博今年12月展览中拟展出日本唐招提寺所藏与鉴真和尚相关的古代文物,以及由日本著名风景画家东山魁夷所创作的,置于招提寺御影堂内的障壁画共计68面。 本报记者 乐梦融